

SATORI IN PARIS

Satori in Paris

巴黎之悟

Jack 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
艾黎 译

BY JACK KEROUAC

图书馆

上海译文出版社

J110.45

329

Satori in Paris

巴黎之悟

JACK 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

艾黎 译

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之悟 / (美)凯鲁亚克(Kerouac, J.)著;艾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327-4964-5

I. 巴... II. ①凯... ②艾...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9090 号

Jack Kerouac
SATORI IN PARIS

Copyright © Jack Kerouac 1966
Copyright licensed by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巴黎之悟
Satori in Paris

Jack 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 著
艾黎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殊
装帧设计 柴奥洲

图字:09-2007-518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49,000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964-5/I • 2789
定价:15.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397878

在巴黎(还有布列塔尼)的十天当中，有个时刻我获得了某种启示，那看来又一次改变了我，我想是它使我在接下去七年或更长时间里按那样的模式生活，确切地说，是悟：即日语词中的“突然开窍”、“突然觉醒”，或者简单点儿，就是“眼睛突然睁开”^①——不管怎么解释，确有什么发生了。旅行结束到家后重新理了理那十天里种种混乱而又丰富多彩的事件，在我最初的回想中，那“悟”似乎是一位叫雷蒙·巴耶的出租车司机递给我的，有时候我想那可能是我凌晨三点，在布列塔尼布雷斯特雾气重重的街道上由妄想而生的恐惧，有时候我想那是卡斯泰尔嘉鲁先生和他美得眩目的秘书(蓝黑头发、绿眼睛的布列塔尼人，门牙有缝隙，正好嵌在可舔可吻的双唇中，身穿白色羊毛编织的毛衣，戴着金手镯，洒了香水)；或是告诉我“Paris est pourri(巴黎腐烂了)”的侍者；或是古老的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里的莫扎特《安魂曲》的

演奏，得意洋洋的小提琴手怀着喜悦挥舞着胳膊肘，因为来了那么多名流，教堂的长凳和唱诗班的专用椅都坐满了（而外面正细雨濛濛）；或是，究竟是什么？是杜伊勒里花园笔直的林荫道？或是跨越热闹非凡的假日塞纳河轰响的摇晃着的桥梁？过桥时我抓牢帽子知道晃的不是桥（是杜伊勒里码头的临时栈桥），而是我自己喝了太多的干邑，加上精神紧张又没睡觉，一路从佛罗里达飞了十二小时过来连带着机场的各种焦虑。是酒吧？是种种苦恼？还是哪个从中点拨？

如先前的一本自传体的书一样，我在此用真名，既然这样就用全名，让-路易·勒布里·德·凯鲁亚克，因为这个故事讲的是我在法国寻找这个名字，而且我也不怕给出雷蒙·巴耶的真名供大众检视，因为他不但可能是我在巴黎顿悟的缘起，而且我所说的关于他的一切就是他和蔼有礼、效率高、有款、不套近乎，等等，主要的是他只是我从法国回程碰巧开的士送我去奥利机场的司机：当然，他不会因此惹上麻烦的——而且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看到他的名字印成铅字，因为时下美国和法国出版那么多的书，没有谁有时间赶得及看所有的书，即便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出现在一本美国“小说”里，他大多也永远不能在巴黎找到地方去买它，如果书真的被翻译了，如果他真找到了，读到他——雷

① kick in the eye, 源自英国哥特摇滚乐队鲍豪斯(Bauhaus)的同名歌曲，此曲又名《寻求顿悟》(“Searching for Satori”)。

蒙·巴耶，一位了不起的绅士和出租车司机碰巧在去机场的路上给一个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伤不着他什么。

Compris?^①

① 法语，懂了吗？

不过，正如我说，我不知道怎么顿悟的，唯一能做的是从最初开始，可能我会恰好在故事的中心找到，然后欢天喜地一直到故事结束，讲述这个故事别无它因，只是为了陪伴。陪伴是文学的另一定义(也是我最喜欢的)，为了陪伴讲述故事，还为了教授某些宗教的东西，或是宗教的敬畏，与真实的生活相关，存于这真实的世界，这是文学应该反映的(在此也的确反映了)。

换句话说，说完后我就闭嘴，讲述“如果怎样将会怎样”的编造的故事和罗曼司是为年少年长的白痴写的，他们不敢在书中读到自已，就像他们可能不敢在生病受伤或余醉未醒或发癫发狂时照镜子一样。

其实，这本书说的是，可怜可怜我们吧，千万别为了我写这些而犯怒。

我来自佛罗里达。坐着巨大的法国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快抵达时飞过巴黎近郊，我注意到夏天北部的乡村是多么的葱绿，因为有冬雪直接化入了那片肥圆的青虫似的草地。比任何棕榈树国度的任何时节都要绿，尤其是在六月，在令一切枯谢的八月(Août)来临之前。飞机着地，没发生乔治亚故障。这里我说的是，一九六二年一架满载着带足礼物的亚特兰大头面人物的飞机正要飞回亚特兰大，飞机一头冲进一家农场，无人幸免。飞机从未离地而半个亚特兰大城就空了，所有的礼物散开了，烧毁了，遍布奥利机场，一出壮观的基督教的悲剧，全然不是法国政府的错，因为飞行员和乘务员都是法国公民。

飞机不偏不倚地着陆，我们在一个灰蒙蒙、冷飕飕的六月清

晨到了巴黎。

机场大巴上一位移居国外的美国人正平静快乐地抽着烟斗，一边和乘坐另一架飞机刚从很可能是马德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来的朋友聊天。在我坐的那架飞机上我没和那个疲倦的美国画家姑娘说话，因为飞过孤单寒冷的新斯科舍时她睡着了。她经历了累死人的纽约，必须给在那儿照看她的人买一百万杯饮料——话说回来，不关我的事。过艾德威尔德时，她问过我是不是去巴黎找我的老相好。不是。（我真该去找老相好。）

可能的话，我是巴黎最孤单的人。清晨六点，天下着雨，我坐了机场大巴去城里，靠近荣军院的地方，接着在雨中坐了一辆出租车，我问司机拿破仑葬在哪里，因为我知道就是那儿附近的某个地方，并不是那有什么紧要，但过了好一阵子，我觉得那是很无礼的沉默，他终于指了指说“là(那儿)”。

我非常想去看圣礼拜堂，圣路易，即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那儿安置了一片“真十字架”^①。但我根本没去成，除了十天后坐在雷蒙·巴耶的出租车里飞驰而过那里时，他提了提。我也非常想看塞纳河圣路易岛上的法兰西圣路易教堂，因为那与我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受洗礼的教堂同名。我终于到了那儿，手里握着帽子坐了下来，看着穿红外套的家伙在圣坛上吹长小号，和着楼上管风琴的琴声，美妙的中世纪 *cansòs* 或曰清唱曲，会令亨德尔^②流口

① True Cross，基督教圣物，据说为耶稣殉难时钉住他的十字架。

② 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生于德国的英国作曲家。

水。忽然一位陪着孩子和丈夫的妇人从我身旁走过，在我可怜的受了折磨又遭到误解的帽子(我出于敬畏倒过来握着)里放了二十生丁(四美分)，以此教孩子 caritas，或曰仁爱慈善，我接受了下来，为了不让她育人的天性难堪，也不让她的孩子尴尬。我佛罗里达家中的妈妈说我“你为什么不把二十生丁放进穷人施舍箱里”，我却忘了做。一点小钱不足以多费思量，何况我在旅馆房间(是一堵圆墙，我猜是为了围住烟囱)梳洗后，在巴黎做的头件事就是给了一个长着小脓包的法国女乞丐一法郎(二十美分)，并说，“Un franc pour la Française(一法郎献给一位法国女郎)”。后来我又在圣日耳曼给了一个男乞丐一法郎，对他我则大声吆喝：“Vicux voyou(老无赖)!”他却笑了，说：“什么……无赖？”我说：“没错，你可骗不了一个老辣的法裔加拿大人。”现在我琢磨着那么说是不是伤害了他，因为我其实真正想说的是“Gucnigiou(捡破烂的人)”，但“voyou”溜出了嘴。

没错，是 Gucnigiou。

(捡破烂的人应该拼作“gucnillou”，但那不是魁北克保存完好的有三百历史的法语的拼法，老拼法在巴黎街头用仍旧听得懂，更不用说是北部的干草棚了。)

从那座雄伟巨大的玛德莲娜教堂的台阶上走下来一位威严的老流浪汉，穿着宽松的棕色袍子，一挂灰白胡子，既非希腊人也非族长，很可能只是叙利亚教派的老教徒，要么是那样，要么是一个超现实主义派在寻乐子闹着玩？不是啦。

四

重要的事先来。

玛德莲娜教堂的圣坛那儿有一尊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硕大的大理石塑像，有一个街区那么大，四周围绕着天使和主天使。她以米开朗基罗式的姿态伸出双手。天使们有巨大的垂落下来的翅膀。教堂有整条街道那么长。这是一座长而窄的教堂建筑，最怪异的教堂之一。没有尖顶，没有哥特式，但我猜是希腊庙宇的式样。（你究竟为何想、或说是曾经想过，让我去看由霸克大佬^①的钢架和臭氧层造的埃菲尔铁塔？坐在电梯里悬在四分之一英里高的半空得个腮腺炎，你会多么乏味啊。我早做过那档子事了，和我的编辑在细雨濛濛的夜间上了帝国大厦^②。）

出租车带我去了旅馆。我猜那是个瑞士人开的膳宿公寓，但值夜班的是个伊特鲁里亚人（都一回事儿），女服务员对我颇为恼火，因为我把门和旅行箱都锁上了。主管旅馆的女士挺不高兴

的，因为头一个晚上我就和一个同我年龄(四十三岁)相仿的女人纵情放荡了一场。我不能给出她的真名，不过那可是法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名字之一，远远早于查理曼大帝，他是丕平家族的。(法兰克王子。梅兹主教阿尔诺夫的后代。想想得和弗里西亚人、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还有摩尔人打仗。普莱克特鲁德^③的孙子。)这个老女人是你想有多骚就有多骚的淫妇。下半身卫生间的事儿我怎能详细描述。有一刻她真的令我脸红了。我真该告诉她把头伸到“poizette”(那是古法语中的“马桶”)里去的，不过，当然啦，她太让人舒服了，说是说不清的。我是在蒙帕纳斯一家深夜营业的没有黑帮踪迹的黑帮酒吧里碰到她的。她把我给迷住了。她还想和我结婚，那自然，因为我在床上天生是一把好手，又是个好人。我给了她一百二十美元，作为她儿子的教育经费，或是去买一双老式的中规中矩的新鞋。她可让我花了比预算多的钱。不过，我仍有足够的钱接着过第二天，并在圣拉扎尔车站买了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的《势利鬼文集》。这无关钱财，而是让灵魂有个安宁好时光。第二天下午，在老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里，我看到几个巴黎的法国妇人在一堵沾满陈年血迹和雨迹的墙下祈

① Bucky Buckmaster，指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 1895—1983)，美国著名发明家、建筑家和哲学家。

② Empire State Building，指纽约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

③ Plectrude，丕平二世的妻子。依据史料，查理曼大帝应当为普莱克特鲁德无血缘关系的曾孙。

祷，几乎是在抽泣。我说“啊哈，les femmes de Paris^①”，我见识了巴黎的伟大，它能一边为法国革命的蠢事哭泣，一边又庆贺摆脱了那些长鼻子的贵族——我是他们的后代(布列塔尼的君主)。

① 法语，巴黎的女人。

五

夏多布里昂是个令人叹服的作家，年纪轻轻就想要高层次的老派的恋爱，要比一七九〇年法国军方提供给他更高一个层次——他想要中世纪插图里的某个场景，一位年轻的姑娘顺着街道走来，她看到了他的眼睛里面去，她戴着发带、穿着祖母缝制的衣裙，那天晚上屋里激情如火。我和我那不平在我非常平静的酒醉中的某个时候享受了我们健康的交欢，我颇为满足，不过第二天我不想再见她了，因为她想要更多的钱。她说是要带我去城里寻欢作乐。我跟她说她欠我，得吮那话儿几回、肉搏几回、摸摸弄弄几回。

“Mais oui.”^①

但我让伊特鲁里亚人在电话上把她敷衍了过去。

这个伊特鲁里亚人是个好男色的家伙。对此我没兴趣，但一百二十美元也太离谱了一点。伊特鲁里亚人说他是个意大利山区

人。他是否是个好男色的人，我不在乎也不知道，其实，我不该那么说的，但他是个漂亮的小孩。接着我出门灌得烂醉。我本来是准备要去认识几个世上最美的女人，但眼下我真的是烂醉如泥，床上活没戏了。

① 法语，没错。

六

要决定一则故事里讲些什么挺难的，而我似乎总是想证实一些，逗号，和我的性生活有关的事。忘了这回事吧。只不过有时候我寂寞得厉害，要有个女人做做伴赶走寂寞。

于是我整整一天在圣日耳曼区寻找最理想的酒吧，还真找到了。La Gentilhommière 在圣安德烈艺术街上，是一位宪兵指给我看的——温柔女郎酒吧——对着喷了一头金色发胶的软软的金发和小小的美妙身躯，你能变得有多温柔？“哦，我希望我帅一点。”我说，不过，她们都向我保证，我够帅。“行吧，那么我是邈邈的老酒鬼。”“你爱说啥就说啥。”

我深深地看到了她的眼睛里面去——我给了她的蓝眼双击柔情弹，她中弹了。

一个从阿尔及尔或是突尼斯来的阿拉伯少女走了进来。她有着柔和的小鹰钩鼻。我脑袋要崩溃了，因为我同时和一千人交换

着成百上千的法式寒暄调侃，有塞纳加尔的黑人王子、布列塔尼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衣着完美无缺的花花公子、好色的妇科医生（打布列塔尼来的），还有名叫佐巴的天使般的希腊裔酒吧侍应，名叫让·塔沙的店主从容淡定地站在收银机旁，看起来有点儿颓废（虽然事实上他是个安静的有家有口的男人，碰巧长得像我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老友鲁迪·洛瓦。鲁迪十四岁时就因为他的诸多情史有些名气，他同样也有讨女人喜欢的相貌的那种怡人味道）。更不用说还有另一个酒吧侍应丹尼尔·马拉特拉，怪怪的高个子犹太人或是阿拉伯人，无论是哪个，总归是个闪米特人，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像格拉纳达墙前的号角，而且你从未见过更温柔的酒吧侍应。

酒吧里有个四十岁的可爱的红发西班牙 *amoureuse*^① 真的喜欢上我了，更糟糕的是，她把我当了回事，居然还定了私下约会的日子：我喝醉了忘了这事。喇叭里传来磁带播放的无休无止的美国现代爵士乐。为了弥补忘记与瓦拉丽诺（那个红发西班牙美女）约会的过失，我在码头花十美金从一个年轻的荷兰天才（荷兰天才的荷兰语名字是 *Beere*，意为“桥墩”）那儿给她买了块挂毯。她宣布为了这块挂毯她要重新布置房间，不过她没邀请我去。我想同她做的事不应当在这本圣书里出现，不过可以写作“爱”。

我疯着去了红灯区。上百万个带着匕首的巴黎混混正晃来晃

① 法语，多情女子，情人。